

北方文叢

表現新羣衆的時代

周揚著



海 洋 書 屋 刊 行



第一輯

表現在新時期的群眾

周揚著

1948

海峽洋書屋刊行



前記

我收集了我在整風和「文藝座談會」以後所發表的幾篇文章，編成本集出版。

這些文章是我在文藝上經過整風與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結果。我努力使自己做毛澤東文藝思想、文藝政策之宣傳者、解說者、應用者，雖然我所成就的是如此微小。

整風運動是一個偉大的思想革命，在文藝的領域內來說，又是一個偉大的文藝革命。「表現新的羣衆的時代」，是擺在每個文藝工作者面前的偉大的任務。這就是爲甚麼我用了這做我的書名；很顯然，並不是因爲在本集中那篇以這做題名的論秧歌的文章，我認爲特別重要或滿意的原故。

雖則本集中所收的文章多少反映了整風以來解放區文藝運動變化發展的面貌，也研究了當前文藝上的一些重要的問題，一些新的成果，新的經驗：特別對自己個人來說，尤其帶有

自我批評的嚴重的教育意義；但我却並不滿意牠們。比之現實的運動，包含文藝運動在內，這些文章的內容是非常不完全，不夠深刻，並且難免錯誤的。

出版牠們的意思，除了希望牠們對當前的文藝運動還能有一點積極的作用之外，就是希望藉此得到同志們的批評指示，使我能够更加進步。

一九四六、七、三。

目次

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	一
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	三五
表現新的羣衆的時代.....	五九
馬克思主義與文藝.....	八一
「把眼光放遠一點」序言.....	一〇一
關於政策與藝術.....	一〇九
論趙樹理的創作.....	一二七

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

一 王實味提出的問題

反王實味的思想鬥爭，對於我們文藝工作者，有特殊的重要的意義，王實味本算不了什麼文藝家，但他發表了對文藝的意見，非常有害的意見，不容我們漠視。他寫了「野百合花」，又寫了「政治家、藝術家」。他的文藝觀點有牠托洛斯基主義的淵源，又和當前文藝上的一些問題極有聯系；對他的觀點加以揭發、駁斥，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反對王實味思想，在文學領域內，就是要反對他在這領域上的托洛斯基主義，就是要爲馬列主義的文學理論鬥爭。在自我教育的意義上來說，這提供了文藝上的整頓三風一個好的材料。

托洛斯基在文學上曾有過他自己的路線，他有過他自己的一套文學理論。他是無產階級文學否定論之有名的倡導者。他的主張是：沒有無產階級文化，將來也決不會有。而且不當有。他認為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內是一個一無所有的階級，因此不可能創造自己的文化。而社會革命時代，階級鬥爭又最劇烈，破壞要比建設佔的地位多，無產階級也還是談不到建設新文化，無產階級的專政為暫時的，過渡的；牠之獲取政權正是為要求永遠消滅階級，為人類文化開闢道路，所以更不必創造甚麼無產階級文化了。托洛斯基的這種文化觀是和他的不斷革命論相一致的，這是他的文藝理論與文藝政策之基礎和出發點。

托洛斯基這種理論的反動性是很明顯的。照他的做法，無產階級在文化上就只有兩條路好走：或者是乾脆不要文化，回到野蠻主義，或者是全盤承受資產階級的文化。托洛斯基採取了後者，而且公然地這樣主張。自然，聯共黨自始就沒有照托洛斯基所主張那樣地去做。一九二五年頒佈的黨的文藝政策明白表示了盡力支持無產階級文藝的黨的方針，就是在實際上批駁了托洛斯基的文藝觀點。二十五年來蘇聯文學藝術之巨大發展的事實，早已將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文學否定論扔進歷史的垃圾堆裏去了。而托洛斯基本人隨着他後來在政治上的完全反動，他由理論上否定無產階級文學一直發展到了謀害高爾基這無產階級文學之最偉大

的代表者這樣的血腥的行爲。托洛斯基的名字早已和革命文學不能兩立。全世界全中國一切知道了這種情形的善良的人們，革命的青年，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也都把托洛斯基及托派看成自己的仇敵了。

然而，暗藏的托派却仍有欺騙的能力，這是由於尚有很多的人不知道托派及托派思想的底細；在文藝界也是這樣。許多人還不知道文藝上的托洛斯基主義是代表着一種小資產階級的似是而非的『革命文學』的理論，一種貌似革命的實則完全反動的文學思想。托洛斯基以『人類文化』的名義來消解階級的文化藝術，用明天的幻想來代替今天的實際需要，以堂皇的革命詞句來遮掩其反動的內容。托洛斯基的這些空談主義的特色，正是反映了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幻想的。

我們曾看見了不少這樣的人：他們談文學，也談革命，只是不願意把兩者在實際上結合起來。他們甚至也贊成文學服務於革命，但是假如你說，爲了這個服務，一個作者應當站在一定的嚴格的階級立場，完全聽從革命的命令，那他就立刻現出爲難的臉色，期期然以爲不可了。他們總是死抱住文學的自由，在他們心目中，文學實在比革命高出得多呢。十年以前出現的胡秋原蘇汶就是這類小資產階級中的極端份子的代表者，他們在反對左翼文學的時候

也正是借用了托洛斯基的文學觀點做自己理論的武器的。

十年過去了。現在又出了一個王實味，一個化裝了的托派，他的文學見解正和他的老祖宗托洛斯基一模一樣。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在「政治家，藝術家」裏很狡黠地捕捉了當前文藝上如下的幾個問題：

一、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二、文藝是反映階級鬥爭，還是表現所謂人性的問題；

三、今天的文藝作品應寫光明，抑應寫黑暗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文藝上的根本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尤其是在今天的延安有着迫切的意義；牠們由當前現實中發生出來，却還沒有獲得正當的明確的解決。文藝工作者中間許多同志在理論上還存在着一些混亂和苦悶。就是這種時候，王實味看取了這個空隙，他扮裝成一個藝術家之深切的理解者，真摯的同情者，出來「仗義執言」了。他是一個托派，他當然不是想要正確地來解決什麼問題，而只是想將問題引到錯誤解決的途徑上去，引到托洛斯基主義的方向去。但他是一個暗藏的托派，他是化裝出現的，這就很可能欺騙許多不知托派思想的底細和不知王實味底細的人們。王實味的這個陰謀是迅速破產了，但這是由於中央研究

院及延安許多同志揭破了他的假面，向他作了堅決而且有力的鬥爭的原故。爲了使這個鬥爭展開與深入起見，我現在就王實味在他的文藝論文中所提出的問題加以較詳的解析，以助同志們的研討。本來有些問題，我早有一點意見想說的，一則自己也還在研究，二則又爲整頓三風忙着，因循沒有執筆。現在就在這一篇裏一並說出，所以本文不但是批判王實味的，而且也是研究當前文藝上的具體問題；文章長一點，還請讀者原諒。

二 文藝與政治

王實味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藝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問題。

讓我們先看一看托洛斯基在這個問題上會抱着如何的見解。托洛斯基既然否定無產階級文學，那實際上就是把文學和政治分開。在「文學與革命」一書中他就明白白地說了：

「我們的無產階級有牠的政治的文化，在足夠保持牠的專政的限度內，但是牠沒有藝術的文化。」

再往下看：

「藝術必須開闢自己的道路，並且用自己的方法。馬克思的方法不是和藝術的方法相同

的。黨領導無產階級，但並不領導歷史的進程。有些領域，黨在其中直接地命令地領導。有些領域，黨在其中僅只合作。最後還有些領域，黨在其中只規定自己的方向就是了。藝術領域不是要黨去命令的領域。黨能夠而且必須去保護並幫助藝術。但是黨僅只是間接地領導牠。」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只有政治，沒有藝術。

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方法對藝術不適用。

這就是說，黨在藝術領域內應採取自由放任的方針。

對照可以使黑白分明。我們再看一看列寧在這些問題上是如何主張的罷。

『文學應該成爲黨的文學』，『文學事業應該成爲總的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份』，這就是文學上列寧主義的最高原則，和托洛斯基主義是正相反對的。

托洛斯基說馬克思的方法不是藝術的方法，列寧却說：『只有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才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利益，觀點，與文化之正確表現。』（『論無產階級的文化』）。

難道說列寧不懂得文化，藝術的特點？我們知道，列寧在這一方面也是溶合了最敏銳的感覺與最準確的判斷能力的。他在『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一文裏就指出了『文學事業最少

能忍受機械平均，水準化，少數服從多數」，指出了「在這個事業上，無條件地必須保證個人創造性，個人傾向的廣大自由，思想與幻想，形式與內容的自由」。因此，他說：「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文學部份不能與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其他部份一模一樣地同等起來」。然而列寧是最堅決地明確地指出了這樣一個不可推翻的原則，就是：「文學事業應該確定地和必定地成爲與其他部份不可分割地聯結着的黨的工作的一部份。」由前者說明了文學活動應與其他種種革命活動相聯結，尤其應當服從黨的領導，不能鬧無原則的獨立性。黨的領導就是一方面保證個人創作傾向的自由，一方面對黨員實行黨的監督，黨又通過革命的政府執行整個國民的文藝政策。黨對整個文學藝術發展都有領導的責任。列寧對蔡特金說過：

「每個藝術家，一切自己認爲是藝術家的人，有權力自由創作，符合着他的理想，不管其他一切。但是，很清楚的，我們共產主義者，我們不能袖手旁觀，隨便讓混亂的情形發展下去。我們應該有計劃地領導這過程，並形成牠的結果。」

這就是列寧主義的文藝政策的原則精神，政治領導藝術的嚴格觀點。

請同志們原諒我在上面一連串的冗長的引用。爲了要找出王實味的思想根源，我們不得

不翻攪托洛斯基主義的垃圾。同時列寧主義對於托洛斯基主義是一種最有效的抗毒素，在這種重大的問題上，我們重溫列寧的遺言，實在有很大的益處。

現在回過來看王實味罷。他在藝術與政治之關係的問題上，他是站在列寧的觀點呢，還是站在托洛斯基的觀點？完全全地，他是站在托洛斯基的觀點。他把藝術與政治分開而且對立起來。他不但絲毫沒有藝術服從政治的觀念，而且給了政治應受藝術指導的相反的暗示。

王實味爲政治家和藝術家規定了分工：政治家的任務是改造社會制度，指揮革命的物質力量；藝術家則是改造人的靈魂，激發革命的精神力量；由於任務的不同，前者對事看重，後者對人求全。這個機械的分工論之不能成立，已有好幾個同志駁斥過了，我不必再多說；我只是想代王實味表白一下，他爲了要分割藝術和政治兩者的關係，倒是很費了一點心機。

在階級社會裏，任何意識形態（包括藝術在內）都有一定的階級性，和一定階級的政治利害相依靠，這已是一條顛撲不破的規律。只是這個依靠關係，在過去，常常是被掩蓋的，不自覺的，無政府狀態的。馬克思主義主張藝術服從政治，就是把這個被掩蓋的，不自覺的，無政府狀態的關係變成公開的，自覺的，有計劃性的關係，把藝術從剝削者壓迫者的支配影

響下解放出來，以與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利害相結合，以便有力地剝削者壓迫者的藝術相對抗。所以要求藝術服從政治，就是要求藝術表現無產階級的政治方向和利害，要求藝術表現黨性。在組織關係上說，就是要求革命藝術家服從革命的組織。王實味却把藝術與政治的這種必須的與正確的原則關係，簡單地描寫爲藝術家個人服從政治家個人的無原則的關係。王實味爲了使藝術家與政治家對立，他一方面巧妙地貶損了政治家，一方面故意把藝術家捧到天上。王實味企圖以此拉了藝術家跟了他走，好去反對他憎恨的政治家——『大頭子』、『小頭子』們。

對於馬列主義的政治家，有一種由來已久的，常常聽到的說法，就是說他們是實行實行家！這裏面就包含輕蔑的意思。托洛斯基就是只把列寧看作行動家，而完全不承認作爲思想家的列寧的光輝的地位的。王實味說政治家是『戰略策略家』，他們『熟諳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縱橫捭闔』他實際上是已經把馬列主義的政治家降低到列寧斯大林所深惡痛絕的政治上的庸人的地位了。稱馬列主義的政治家爲單單的行動家，那真實的用意，已在多年以前由第三種人現在成了漢奸的蘇汶不勝委婉哀怨地透露出來了。他是這樣說的：你們馬列主義者只講行動，只講策略，可以昨天還罵托爾斯泰，今天就捧托爾斯泰，你們就是會變

卦，變卦就是辯證法，你們爲革命，爲階級，這都對，只是你們爲什麼要霸佔真理，霸佔文藝呢？他的意思很明白，真理，文藝是在我這一方面，你們不要來干涉罷。比起蘇汶的這種消極態度，王實味的態度可是積極得多了。他不只是要保護藝術不受政治的干涉，而且要誘致藝術反過來去指導政治。他說政治家善於「進行實際鬥爭去反對骯髒和黑暗，實現純潔和光明」，藝術家則善於「揭破骯髒和黑暗，指示純潔和光明」，照他的意思，藝術家「指示」，政治家照了實行，這就是兩者的關係。

王實味真是把藝術家看得這樣高嗎？不，他的真實的意思還不在這裏。不是藝術家「指示」政治家，而是他，王實味，在「指示」藝術家呢。你聽他向藝術家發出的最後的「呼聲」：

「更好地担负起改造靈魂的偉大任務罷！首先針對着自己和我們的陣營進行工作。」
可惜的是，他的這個呼聲不是指示人到「純潔和光明」，而是指示人到「骯髒和黑暗」去！他要求藝術家向政治家，向那些他在「野百合花」裏所真率地稱呼爲「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大師」的，「異類」的人們騰準，實踐他所主張的槍口對內論。鼓勵藝術界的力量，青年的力量來反對黨，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革命，這就是浸透在王實味的每篇文章，每句話，

每個字裏的精神與實質。

所以我們當然是用不着和王實味這個人來討論甚麼藝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的，因為他並不需要理解這個；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然而這個問題在我們自己中間，却有重新提出來加以研究的必要。因為這個問題在我們許多同志中不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並沒有完全恰當地解決過。這就是說，理論上還存在些模糊觀念，實際上還有藝術和政治脫節的情形。

一般理論的原則，我們是早有了的，比方，藝術應當服從政治，表現黨性，無產階級的黨性和客觀真實性一致等等。我們過去和胡秋原蘇汶，那些自稱爲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所爭論的中心問題就是這些問題，我們堅持了上面的原則。但是在對藝術與政治之關係的具體理解上，因而特別是在文藝政策的運用上，我們也曾有過自己的錯誤的歷史。我們還沒有能夠很好地掌握文藝上的馬列主義的原則。藝術和政治結合必得通過藝術自身的特殊性，特殊法則；這個特殊性，就是一個最麻煩的問題。過分強調特殊性，會引向脫離政治；一筆抹殺特殊性，結果只是取消藝術而已，對於政治也仍然沒有好處。革命文學初期，一股革命狂熱，使我們患了後一種毛病。一位詩人曾經號召過：

「詩人們，

製做你們的詩歌，

一如寫我們的口號。」

文學上這個標語口號時期不久就過去了。後來輸入了現實主義理論，對文藝創作的理解大進了一步。只是過份強調藝術特殊性的傾向也跟着發生了。蘇聯對「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的清算，實際是對創作方法上的教條主義的清算，給了我們教益，但也在許多作者中間成了誤解，似乎從此可以不必學習辯證法；世界觀，政治見解在我們的創作上是並非起決定作用的了。這種影響相當地深，現在還殘留着。

我這樣說，並不是以爲我們對文藝的特殊性已經認識得足够了，注意得太多了。不，我們應當把這些問題研究得更清楚，更深刻，來正確地解決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問題。

文藝服從於政治，就是服從於政治的目的；這個目的，在今天就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但文藝是以自己的特殊姿態去服從政治的。牠有牠特殊的一套：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方法，特殊的過程。這就是：形象的手段，一定的觀察和描寫生活的